

## 夜 间 奔 逃

我是说，所有的故事纷沓至来，都是他们自行找上的写作者。在他们面前，写作者没有选择与拒绝的权利。

写作者只能书写。

冯梦棣

对于冯梦棣来说，那间即将将她容纳的房屋只有唯一一处吸引力，那就是“叔叔家有楼梯喔。”她还全然不明白“叔叔”这个字眼所具有的暧昧与危险性，却早已沦陷于从动画与影视作品中得来的一切有关于复式洋房的美妙想象，以至于她甚至忽略了自己被分配到的单独的一间房里，没有她的母亲。

“楼梯在哪里？”

母亲遥遥一指，原是几十平的客厅在通向卧房的位置，有两阶冯梦棣堪堪能一脚跨上的楼梯。冯梦棣凝视着它们，仿佛看得到地砖下的水泥块里凝着半支工人落下的烟头。

以其幸是这时候出现的。

他从卧室里摇晃出来，见到屋子里的两个陌生人却并不露出一丝惊讶神色。他只是摇晃着庞大的身躯，像一只被捏瘪的易拉罐在奋力稳固，母亲和冯梦棣都噤了声，沉默地注视着他走向厨房的背影。

“叫哥哥。”母亲迅速转头以夸张如话剧演员的口型命令她，可冯梦棣一个音节也无法发出。她转身关上了卧室的门。

当冯梦棣以为她仍会回到漫山遍野都是野樱桃的村庄时，她惊醒，却发现自己身处一间白色的房间。白色的棉被与枕头让她感觉自己在旅店，而坐起身来，目所及处皆是白色。半透明的白色窗帘上映着城市的影子，三面白墙像未粉刷过的半成品，让她有涂鸦的冲动。冯梦棣只有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的白色，是灵堂。

她穿着米白色的睡裙陷在旅店柔软的床上，觉得自己在往床垫深处坠落，不，是更深处，宛如地心的更深处。白色如蜘蛛丝绵软又不容抗拒地将她包裹，像胃酸在温柔地腐蚀食物。

冯梦棣不记得自己是用什么撕开了那些蜘蛛网。也许是指甲尖，也许是床头的美工刀，也许是惊叫，总而言之，她逃离了这一切的白色，冲向了母亲的房间。

她跪在母亲床前低声说：“妈妈，我来陪你睡觉。”然后伸手试探地去摸母亲的小腹。她喜欢这样，那片平坦柔软的小腹是她诞生之地，本会令她心安。可她手即刻贴上一颗散发三十六度的人体温热的半球体，里面兀地传来一声讽刺的心跳，与她的尖叫共振。

-  
冯梦棣开始梦游。  
一开始她猜自己只是会在夜半猛然坐起身来喃喃自语。因为母亲说总在她房里听见人语声。后来她开始在清晨起床时踩不到自己的拖鞋，却发现左脚的拖鞋正陷在阳台巨大盆栽的泥土里，白色床单上则黏着污迹。

“你如果再梦游，”母亲警告地看了她一眼，给她拉上书包拉链，又神秘兮兮地贴在她耳边，吐出混合着韭菜饺子味道的气息，“叔叔会赶你出去的。”

她茫然地看着她的母亲。“叔叔”就像陌生的神明，主宰着她的生与死，主宰着她母亲的肚皮，主宰着以其幸的吃喝。她颤抖着，攥紧拳头，她渴望梦游，却不得不遏制自己的渴望。

于是冯梦棣用透明胶带将自己捆绑起来。从头到脚，牢牢捆绑在床上，像一只透明的蚕蛹。她张大嘴呼吸，只闻到塑料的臭味，在每一个无星无月的夜晚睁着眼入睡。她的眼皮也用胶带黏开。

闭眼就会入梦，入梦便将梦游。

冯梦棣尽力了。她本以为胶带能让她一声不响地在床榻躺上整晚，可最终她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是怎样来到厨房的。裹着一身的透明胶带。也许是饥饿驱使，也许是想来找一把刀剪开胶带的束缚。

叔叔家的厨房里厨具应有尽有，有一面墙挂满了刀具，今夜竟然有星子，光跌落在刀尖上，她伸手去拿。

以其幸

“在做什么？”喑哑的声音从她背后传来，她回过头去，看见以其幸正坐在冰箱边看着她。

冯梦棣不知如何作答，在她垂头沉思之时，以其幸起身走过来，挡下她要拿刀的手臂，又把她身上缠着的胶带撕下来。与皮肤紧密贴合的胶被拉扯开，留下一些黑色的胶痕。

“你在干什么？”她看见了未关闭的冰箱门，里面亮起的光照亮了以其幸脚下的狼藉。有开过的酒、吃剩的晚饭残羹、撕开包装纸一角的膨化食品、打碎的果酱瓶与冷冻的汤圆。

“我在——”以其幸顿了顿，肥硕的脸上仍神色自若，“我不得不吃。”

“你很饿么？”冯梦棣不明白何为“不得不吃”，她只是以为，既然吃，那就必然是饿的。

他撕完冯梦棣身上的胶带，又摇摇晃晃跌坐回去，像一摊肥肉的轰然倒塌。冯梦棣看着他缓缓去捡那些散落一地的冰冻汤圆塞进嘴巴里，嚼起来的声音像在吃冰棍儿，她觉得很有趣，就同他一起坐下来。

“你白天没有吃饭吗？”她问。

以其幸慢慢地摇头，“我一直在吃。”

“你为什么这么饿？”

“我不饿。”他费劲地咽下一把汤圆，“我的身体里有一个无底的洞，你知道吗？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洞一样深。食物投进去，就化为乌有。填不满它，我只好一直吃。否则，这个洞会渐渐扩大，直到我也成为乌有。”

“哦。”冯梦棣听不明白他在喃喃什么。她又低头去看他像瘤子一样肿起来的肚子，轻声说，“你好像我妈妈。”

以其幸愣住了，顺着她的目光看向自己的肚皮，忽然笑起来，露出微黄的牙齿，上面嵌着铁丝牙套：“你想有个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冯梦棣听了，皱起眉头来，她本以为以其幸就是以其幸，与别人不同，但他这句话的语调，却令她作呕。

“我希望那是一个肿瘤。”她说。

以其幸不说话了，他继续埋头大吃，将食物嚼得嘎吱作响，过了一会，他抬起头说：“这话别在你叔叔面前说。”

“叔叔究竟是谁？”冯梦棣终于忍不住发问，“他是谁？是你的爸爸吗？是我的爸爸吗？是妈妈的谁呢？”

“是肿瘤的爸爸。”以其幸嘿嘿一笑，“你为什么叫冯梦棣？”

“妈妈说生我之前，她梦见了一个男孩儿。”冯梦棣绞着手指，“可是生下来，却是我。所以，我爸爸……”她愣住了，仿佛“爸爸”这个词不应该从她嘴里钻出来。

以其幸很了然的样子，抓了抓她的手握了一握，那手掌的皮肤纹路里塞满了油脂，可冯梦棣却不觉得厌恶。她觉得很安心，心里很舒坦，于是也冲着以其幸笑起来，觉得这是她在“叔叔的房子”里交到的一个朋友。

她对于朋友表现出极大的善意，为了拉近距离，她问：“那么你呢，为什么叫以其幸？”

这名字好奇怪。她把后半句话咽回去，她知道这句话并不那么礼貌。她于是微笑着，以一种近乎母性的慈爱，望着以其幸，耐心地等待他的回答。

可以其幸忽然怔住了。攥着吃食的手突兀地停在半空，他肥厚的两片嘴唇颤抖起来，连带着脸上所有的肌肉，都在疯狂地颤抖。冯梦棣从他狭小的两只豆似的眼睛里看见了泪光。

他大笑起来，露出口腔里嚼烂却还未咽下的黄色残渣，笑得双肩耸动。

“为什么呢？”冯梦棣仍然追问。

“因为，我妈妈说，生下我的时候，他们都以我为人生幸事。”他平静下来，微笑着说。

“所以是以其幸。”

“那么，你的妈妈呢？”

“她也得了肿瘤病。”以其幸的目光移向厨房狭窄的窗口，“冯梦棣，你不觉得这里很像一间灵堂么？”

这回换冯梦棣愣住了。她从未想过有人会同她一样有如此的一致性的假想。她不知为何忽觉感动，感动得痛哭流涕，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滚落。

“咱们逃吧。”

“能逃向哪里？”

“只要能逃就好。”

以其幸站起来，向冯梦棣伸出他肥胖的手，冯梦棣却觉得那宛如神明。当他们牵起手的那一刻，肉体忽然就变得轻盈灵动，又如水般无形。可以穿过厨房那间小小的窗户，飞向城市的剪影。他们踮脚在高楼间穿梭不歇，飞向星子也飞向人流。不顾人群的惊叫，只是飞。冯梦棣第一次发觉这世界上除了野樱桃山与灵堂，还有其他的地方，原来是美妙绝伦。

他们坠落，扬起，最后坠落。

## 尾 声

很多年以后，冯梦棣仍然不知道这是否是一场梦。她是否再次梦游，是否又将拖鞋遗落在了阳台。她不知道，以其幸究竟是不是她的一个幻想，就像她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曾在夜间出逃。

THE END

更多书评/影评/创作，可关注公众号：溯回文艺  
感谢阅读。